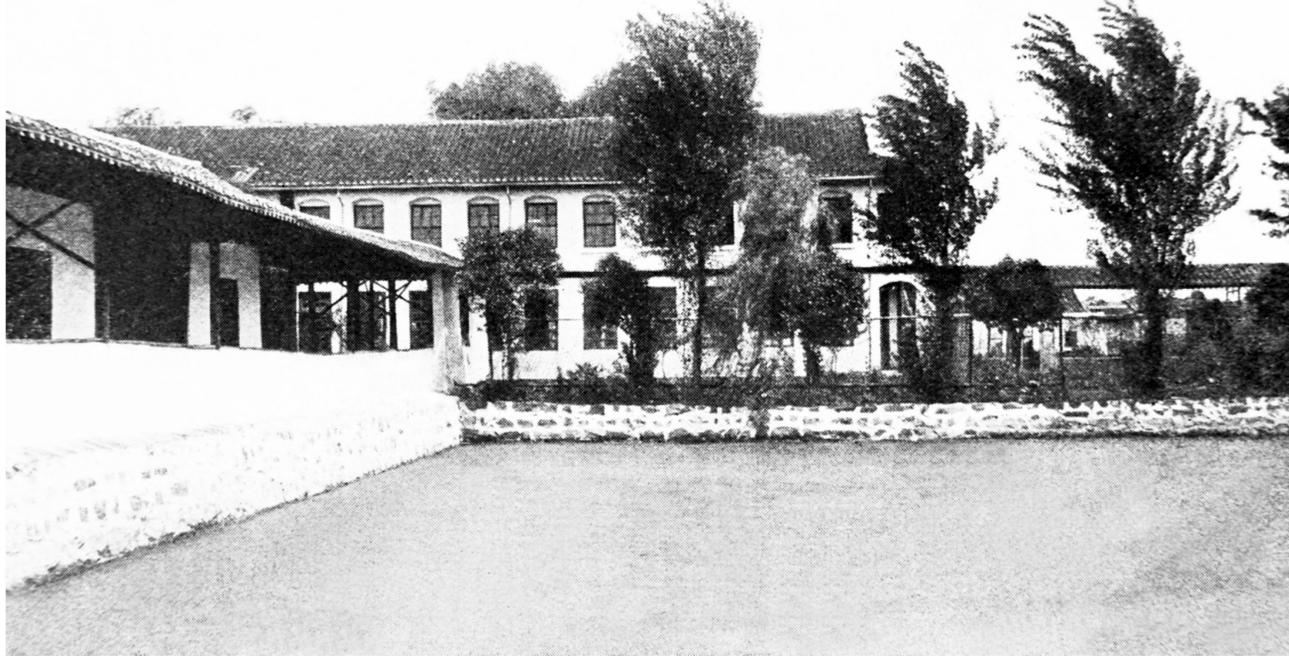


## 1909年的南通第二届商品展览会

□庄安正

南通1907年与1909年两届商品展览会,是张謇探索流通领域新生事物的开始。以往对张謇“实业救国”的研究,往往注重于生产领域,事实上,张謇在流通领域进行的探索及所取得的成果,同样值得认真研究。



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



1907年6月,南通第一届商品展览会成果丰硕,社会反响较好。1909年11月,张謇又在南通举办了第二届。为什么两届间仅相隔两年多时间,背后有着多种原因。立足本地而论,南通1907年后商品经济持续发展,城乡面貌改变较快。1908年10月,《神州日报》著名记者杨天骥以《地方自治之模范村》为题专文介绍南通,称:“其尤足惊异者,步行城市道路,虽窄而洁,不见乞丐;自江岸达城,约二十里,率蔓野行旅往来,多在昏夜,而不闻盗窃。若江苏全省之州县,各凭其地,各自为其业,尽能如通州也,则地方自治其庶几乎!乃窃自计曰:通州者,其厅州县自治之模范村矣”。举办第二届商品展览会,即在于张謇试图构建一个平台,汇总南通新老发展成果,更好向外界展示南通“模范”的风采。举办第二届还有其国内背景,1910年6月,全国规模的南洋劝业会将在南京举办,清政府下令各省限期将本地展品送省。南京位于江苏省,江苏属于经济发达省份,南通又在省内赢得“模范”称号,无疑是劝业会重点关注的地区。如何择优遴选本地展品送省,不辜负社会期望,成为摆在张謇与南通各界人士面前的紧迫任务。张謇给出的应对方案便是,劝业会开幕前举办第二届商品展览会,在南通先搞一次预演。时间紧迫,头绪繁多,但1907年的展览会实践,为1909年预演提供了借鉴,加以张謇精心筹办,认真对待,南通第一届商品展览会较为成功,第二届又在很多方面实现了超越。

首先,展览会易地,场地面积增加数倍。第一届商品展览会场地在城南奎星楼,第二届迁往了城北的珠媚园。所以易地,是因为第一届存在场地较小,奎星楼“地处河心,参观不便”等局限。第一届场地并非奎星楼全部,该楼“前楼”以往遭受

过火灾,实际场地仅为“前楼”改建后的五间洋式楼房。而珠媚园亦非原貌,当时已由张謇定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新校园,正在进行改建。女师创办初期曾借借柳家巷民房,较为逼仄,教室、教员用房等均“未能合格”,张謇稍后购置珠媚园,计划改建后迁往。1909年,改建尚在进行,部分建筑完工,张謇即利用这一时间差将场地设在了新校园已完工的房屋。奎星楼与珠媚园同为南通名胜,风景自是各具特色,但珠媚园内用于展室的场地要比奎星楼五间洋式楼房宽敞得多。《新闻报》载《通海物产会记详》一文,较为具体地描述了展室的位置及数量。略述如后:各展室沿新校园左右两侧排列,观众进正门按先右后左倒U字形顺序参观,展室计有:右侧“第一进东室三大间(含东庑)”“第二进正厅七间”;左侧“西末室(含西廊)”以及“第一进西室三大间”等,至少14大间,超越第一届展室数倍,场地面积自然同比增加。另外,相对于奎星楼“地处河心,参观不便”,女师新校园有外街直通,出入较为便利。

其次,建立事务所,官绅各界通力合作。场地面积增加数倍,是因为第一届展品仅源自南通本地,第二届改称“通海物产会”,展品来源除本地外,又扩大为海门、如皋、泰兴等地。这意味着第二届展览会规模大大扩大,筹展事务十分繁重,加上张謇当时除南通事务外,还担任江苏咨议局局长、江苏教育总会会长、江苏商办铁路公司协理等多种职务,无法专注于展览会,故改变第一届只指派少数人参与筹展,为委托胞兄张謇、知州琦珊建立事务所,组成专门班子分工负责。事务所成立之日,有关官员以及代表“千余人”参会。会上进行全员发动,明确本届展览会由南通主办,海门等地“合办”,并宣布各地送展商品“清单”,以及运通日期。各地商品征集,则由当地官

员或绅商代表牵头,“农工商各界通力合作”。展品运通后,指派大生董事高清等负责展品审核、分类展陈。为了取外地之长,事务所“选派干事数人赴苏州参观”。张謇本人11月初由杭州回沪途中,亦专程前往参观松江府物产会,“考察米面、花豆至再至三,于蚕豆、黄豆考之尤详”。筹展所还认真解决展陈过程中的细节问题。例如,安排由“警察局新成立的军乐队”在观众进场时奏乐,以示欢迎;“由巡警教练所的学生轮流”,负责展场内接待、纠察等。因为部分观众往返路途较远,事务所则安排“城内儒学后达宅”作为旅店。

再次,开幕式隆重,展陈形式多样新颖。展览会首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,有关官员以及江苏巡抚瑞澂代表夏敬观莅会(张謇在南京主持江苏咨议局会议,无法抽身)并分别致辞,普通观众从各处涌来,到场“二千余人”。展陈形式较1907年多样,一是场外气氛热烈。展览会“外街东西各建牌坊一座,悬于灯彩。坊内为表门,上嵌‘通海物产会’横额,四周围以柏枝花朵,两侧为扁扁篱笆,内陈各式盆景,后建凉棚,下设军乐一部”。场外的色彩与音响,无形中成为一种展陈形式,让观众进场前受到感染,参观热情为之提高。二是模型参与展陈。进场后所见实物虽仍是展品主体,但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实物模型,例如,“资生铁厂之各种机器、汽船、汽车模型”,“新旧农具、鸡鸭、猪栅等模型”。尤其是“用棉花织成一个老太婆,象征着传入棉种的黄道婆”。实物模型或形象生动或造型夸张,给观众留下的印象甚至超过实物本身。三是照片成为展品。例如,“东庑”展台上陈列的是盐垦实物或模型,墙壁悬挂“盐业公司、垦牧公司各制造场所之摄影”。照片是否由二吾照相馆拍摄,现已无从考证,但照片当时在南通较为时尚,镜头由对准家庭为人物留存,改为对准社会为企业留影,更是一种创新,观众不可能不为此些时尚展品吸引。四是庑、廊亦成展室。例如,“东庑陈列各种林花木花草蔬果”,“西廊为颐生厂之罐造醃造各品”。庑、廊本是展室附属建筑,在庑、廊内展陈展品,附属建筑即发挥了展室同样的功能,既扩

大了场地面积,二者又无缝连接,呈现出展室的多样性以及展品的巧妙陈列,让观众感觉别致。

最后,预告天下知,优惠农民免费参观。举办第二届展览会,是为了更好展示南通风采,并择优遴选展品送呈南洋劝业会,但展览会如果场面冷清,“模范村”风采无从传播,择优遴选亦缺乏民意基础,很难称得上成功举办。而吸引观众的前提,首先得让省内外了解南通本年举办展览会的计划。张謇认为,通过媒体预告,是解决这一问题有效手段。6月与11月,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等陆续登载《拟开通海如泰物产会启》《通海物产会广告》,详细告知展览会举办的主旨、时间、地点等事宜。在此期间,上述报刊又刊登多篇新闻报道,不时介绍筹办进展,并宣称,南通当不负观众,欢迎来通参观。绝大部分观众,自然来自南通各地(尤为南通本地),观同样可从报刊上获得信息外,各地均建有商会、农会、教育会等团体,彼此交往密切,张謇又时任通海商务总会总理兼事务所主要负责人,确保了展览会信息在各地团体间快速传递,各界人士被广泛引导前往参观。其中,南通农民是大生纱厂机制纱的主要销售对象,还是“关庄布”的主要生产者,属于引导参观的重要人群。但是,展览会开幕后发现,农民遭遇了购票进场的困难。展览会当时有“入场券每纸售钱三十文”的规定,为的是减轻经费支出压力,有其合理的成分。问题在于,农民往往家境贫困,“多惜费不愿往观”。事务所在了解情况后,很快对农民实行优惠,允许免费参观,还每天派人往城东南西门交通要道,“见有多人抱布入城者,各赠入场券一纸,不取分文”,这一惠农举措在乡村迅速传播,“以故观者愈形踊跃”。

生产、流通同属于商品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领域,南通1907年与1909年两届商品展览会,是张謇探索流通领域新生事物的开始。以往对张謇“实业救国”的研究,往往注重于生产领域,事实上,张謇在流通领域进行的探索及所取得的成果,同样值得认真研究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大学)



地名掌故

## 毁于日寇的蒋铺镇与孙公铺镇

□程太和

90年前,如皋县城东南方向有蒋铺镇,西北方向有孙公铺镇。蒋铺,在全面抗战前是繁华的农村小集镇,位于东陈和丁堰之间,因古运盐河从如皋水运到这里为30华里,左岸有30里墩为标志,又称这里为“三十里铺”。西汉时期,这里濒临南黄海,铺东1华里即有制盐场,“三十里铺”是当年的盐运码头。这里为海滨地区百姓通往江边的陆路与运盐河的交汇点,一直是有名的渡口。明代中期,铺北徐家湾贡生徐邦润,因兄弟析产分居,迁来铺左定居。自此而后,这里陆续开设店铺,茶馆酒肆、海鲜肉店、木行铁铺等等,逐渐形成小镇雏形,至清代中期已是有名的蒋铺镇了。改称蒋铺,据传是在明代后期,铺上有一位“蒋婆”开设客栈,兼卖茶水熟食,服务热情,车载肩挑的过往客商都喜欢到此打尖食宿。久而久之,人们称这铺子为蒋婆铺,到清代就逐渐衍变为地名蒋铺了。清朝末年,南通至扬州的运盐河,有帮船定期航班,蒋铺镇设有客货运码头。民国初年,蒋铺镇颇为繁荣,徐姓油坊拥有榨油箱三十六部,日榨油七十二火(每部榨油箱榨油一次叫一火),油坊的烟囱整天冒着滚滚浓烟。徐家还有规模较大的粮食油饼行。蒋铺镇河下常停靠货船数十条,每天装卸工人上货、卸货的号子声,此起彼伏,接连不断。运盐河以东地区的食盐、粮食、壮猪车运到江边的碾砣港、新生港等港口。江南地区生产的各类日用杂货运往河东各村镇,在此过渡的车辆络绎不绝。

1938年春,日寇侵占白蒲、林梓、丁堰,蒋铺诸镇后,在蒋铺镇大肆烧杀抢掠,放火烧毁房屋。蒋铺从此消失。

孙公铺,位于如皋城西北方向柴湾和立发桥之间,此处抗战前属如皋县管辖,今属海安城东镇,也就是现在海安城东镇民桥村15组(原范桥村5组,通扬河西岸)与葛家桥村5组、油坊头村16组毗邻的地方。很早以前,孙公铺也是一个繁华的农村小集镇。小镇沿古运盐河边,南北长近1华里,开设店铺数十家,熟食店、豆腐店、烧饼店、杂货店、陶瓷店、八鲜店、剃头店、肉铺、茶馆、香店、药店以及码头、木行、竹行等样样俱全。每天早上,买鱼卖虾的,挑担叫卖的,烧香拜佛的成群结队,古运盐河上机器船的汽笛鸣响划破晨空。旅客在码头上上下下船熙熙攘攘。孙公铺不仅集市繁荣,更崇尚教育。据此地一块石碑记载,仅道光二十七年,此地就有文人22人,其中举人2人,他们是葛春莲、陈云生。上世纪30年代初,当地有一位未出嫁的老姑娘何志珍(人们称之“女先生”)还在镇上办起了私塾馆,不仅男儿到此来上学读书,还有数名女子也到此识字念书。

1938年4月下旬,一股日寇从如皋城出发,乘小汽艇沿古运盐河北上骚扰,遭到埋伏在葛家桥附近国民党如皋地方保安队的袭击。寇寇迅即从孙公铺南街登岸,几名日军爬上屋顶架起机枪,四面乱射。又有几名日军纵火焚烧了木行、竹行的木料与竹料,并以熊熊烟火作掩护,仓皇登艇,用机枪开路,掉头向南开足马力逃回如皋城。木行、竹行的原材料起火,连带集镇上的房屋同时烧起,孙公铺镇也就此从古老的运盐河边消失了。



历史人物

## 吟诗爱国情深深

□许春燕

陈国治(1889—?)又名陈子平,如皋下原陈氏第20世,毕业于南通师范,任车马湖市议员、教育会会长、农会会长,范湖小学校长,石庄小学校长,白蒲民教馆馆长,如皋第十区区长,陈家祠堂祠委会主任等职。陈国治结识不少地方名人,互有诗歌唱和,如沙士度、郭仲达、马伯皋等。他的诗作流传未广,其中部分篇什彰显出诗人的爱国情怀。

他先写一首《呈沙士度先生》:“雉水痛沉沦,奔波苦哲人。洋村惊暴客,海角接芳邻。穷饿成何事,婢奴惜此身。舟过曾曾谒,风骨益嶙峋。”1938年春,日寇从白蒲犯入,一路北上,如皋沦陷,地方名流们纷纷出逃,第一二句故言“雉水沉沦人奔波”。第三四句控诉日军为暴客处处扰民,友人多避战乱,远离家乡,但时时念及。第五六句写即便饿死,也不可变节。最后记述沙士度途经某地,陈国治上船拜谒沙先生,赞誉他的文人风骨。

陈国治年近百岁,还有亲自上阵杀敌、抗日报国的志愿,他在《次韵和沙士度先生赠郭仲达》中写道:“近年国治未蹉跎,争奈强邻不假和。愿我双跃如老骥,驱胡千里走明驼。暴横成事古今多,患难兴邦中外多。忍痛一时休郁郁,行将高唱凯旋歌。”无奈强邻(日本)真很强大,但是陈国治从未失去信心,预言抗战军队终将凯旋。

这两首有关沙士度的诗作源自“国仇”,其实还有相关的“家恨”。《如皋县下驾原陈氏宗谱》记载,陈国治始祖陈本,字敬夫,唐天祐年以诗词应科,任海阳令,任官淮北少府,因奸佞捐躯。陈国治是修谱委员会委员兼协纂,理应了解先祖事迹。此外,他还在《五十自述》中还写道:“祠宇忽火施”,陈家祠堂,历史悠久。元延祐年间,解元陈应雷(祖籍福建)移居如皋县治南面40里的下原。明末清初,陈嘉猷等在陈应雷旧宅遗址附近修建寝堂三楹,作为家祠。清康熙年间,陈氏族人又在祠堂东修造厨房两间。乾隆年间,陈秉坤等人又捐资,扩建祠堂,新修外厅三楹、大门一楹、堂东西边厢房三楹、堂西东边厢房三楹等。直至清末,又多次修建、改建,祠堂拥有院落、围墙等。《宗谱》中录有一张《被焚以前家祠图》,展示20世纪初陈家祠堂的风貌:大门入口处悬有匾额“陈氏祠堂”,中间为敞厅,最后是高大的寝堂,两棵大树分布于门外院内。1938年阴历十月初八,日军分别从如皋城、白蒲出兵,南北夹击,焚烧车马湖镇区公所。下原毗邻车马湖,陈家祠堂又驻扎抗日劲旅——如皋人民抗日自卫队。日军做贼心虚,害怕遭到自卫队的追踪、打击,便沿路进入下原,攻击自卫队,焚烧陈家祠堂。寝堂、正厅、西厢各三间,都付之一炬。大小房屋,本有22间,烧去约十分之九。陈国治痛心疾首,于悲愤中写下《宗祠被焚记》。

下原陈氏涌现出像陈国治这样爱国的诗人,陈家家风值得进一步挖掘、弘扬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## 当年办报

□陈君佑

铅条的办法以“弥补过失,迷惑读者”;如果增加十数字或删除十数字就麻烦了,后边整段的文字都得跟着“搬家”;如果整段删去,版面就要开“天窗”,排字工就嗷嗷咕咕地很讨厌,责怪编辑水平差、不负责。版面大样都出了,突遭上级领导通知撤稿、换稿也是常有的事,每遇此事,整个编辑部、印刷厂就会手忙脚乱,难以适从。

版面大样稿打出来后,通常采取初校、二校、三校流程。初校由报社校对在印刷厂完成;二校送回报社由责任编辑、总编辑分头校对;三校由责任校对对总负责,汇总核准签字后将大样交排字工做最后改定。敲定后的铅版端去铸版浇铸车间制版,这几十步的距离得步步小心翼翼,记得有个排字工途中不慎被绊了一跤,铅版里的字散落一地,顿时急得眼泪汪汪,紧接着的是全车间的人忙着帮助“重砌炉灶”。铸版浇铸出来后就可上机印刷了。铸版浇铸完

后,排字工将铅版重新端回车间,再把铅字一个个复搬上架,以备再用。现今报上登照片一贴了事,可旋转、可缩放、可美化,方便得很,那时报上登张照片程序很繁杂。先是胶卷冲洗,因为县报没有条件,照片冲洗出来后,得派人一早乘公共汽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市里委托市报激光照相、制版。由于受制于人,照片制版早的能当天立等可取,晚的则需两三天,所以那时县报的照片时效性都较差。

那时县报不具备印刷条件,得去市报代为印刷。出报日,报社司机大清早去市里拉报纸直送县邮政局发行,即使老天下刀,时间上也不能有半点差错。

1996年,我们报社用上了电脑、互联网,逐渐告别了手写、手工画版、拣字排版、翻板机印刷的历史,也可直接接受新华社的电讯稿。办报的流程简化、工作轻松,得益于科技的进步、互联网的发达。

## 史海回眸

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县报当记者、编辑的。其时没有互联网,所有的新闻都是记者靠“脚板跑出来的”,而不敢想象现在甚至足不出户也能写新闻。由于交通不便,通信不发达,成稿后回头核实难,为抢时效,采访全靠笔头功夫,一次记全,一次成稿,不容反复。无论大会小会,都不发会议材料,记者与会全靠笔头抢记、脑子强记。我很佩服我们的老总,他的速记能力特强,会议结束,会议新闻初稿就基本成型,送领导审阅时很少“打回票返工”,因而重要的会议新闻,一般都由他亲自出马操笔。

如今有不懂的东西,随时随地可用手机百度一下。那时当记者需要知识面广,笨办法是大量地买书读书,做卡片积累资料。

编辑编完一个版面的稿子后,就在画板纸上或“削足适履”或“鞋大补絮”地画版,要求十分精准。版子画好后连同文稿一起送印刷厂排字车间排版。偌大的排